新石頭記/第0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九回　一家春慧神瞞品酒　製造局呆霸王買書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寶玉聽說外國人買了內地的地皮，不覺吃驚道：「租界、租界，我只當是租給他的，怎麼賣起來！更讓他買到租界以外呢？」薛蟠道：「我頭回販書的時候，到手的書，也胡亂翻兩張看。看見一部什麼書，內中說的中國地方，足足有二萬萬方里，那裡就買得完。」寶玉道：「二萬萬方里的地方，是有了一定數目的，再心不會生出三萬萬方里來。然而望後來的歲月是沒有窮盡的，今年許他買，明年也許他買，終有賣完之一日。」薛蟠大笑道：「你真是瞎耽心！等到賣完了的時候，就和你先前說的話，我們都化灰化煙許久了，那裡到那千百年後的事？照你這樣耽心，只怕不到兩年，頭髮先白了呢。」說時恰好細崽送上湯來。薛蟠道：「吃罷，別耽心了。再這麼著，只怕吃也吃不下呢！」一面又叫拿酒來，「皮酒、波得、拔蘭地、威士忌、香餅。寶兄弟，你吃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懂。」薛蟠又問伯惠。伯惠道：「隨便罷，我酒量有限。」薛蟠叫開香餅，細崽便去取了一瓶來。用酒鉆開。寶玉注目看著，只見瓶塞拔去時，瓶裡噴出許多白沫。細崽連忙用手按住，卻過來先給寶玉舀了一杯，然後逐一舀去。薛蟠便舉杯讓酒，伯惠呷了一口，寶玉卻只不動。薛蟠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嚐嚐？」寶玉道：「怪醃臢的。」薛蟠詫道：「這才開出來的，怎麼就腌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酒噴出來，他拿手去按住，知道他手乾淨不乾淨。」一句話，說得那細崽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們的手，都是狠乾淨的。」一面遞起手，自己先看了一看，又遞給寶玉看。寶玉又道：「他偏又先舀給我，不是把那藏勁兒都衝到我這裡了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我自你別的都變了，比前頭

簡直的是兩個人！怎麼這一份愛乾淨、怕腌臢的怪脾氣，還沒有改動？」寶玉道：「乾淨是天生的，人人都是這個脾你，不信你看。」才說到這裡，薛蟠連忙擋住道：「罷了，別發論了，給你換一杯罷。」細崽聽見，連忙又取過一個香餅杯來，用白布擦了又擦，拿到燈亮處照過一回，方纔放下。薛蟠代他舀上一杯，寶玉呷了一口，皺眉道：「這那裡是酒，簡直是醋。不然，就是走了氣，壞了。」伯惠道：「他做成的這個味道，吃慣了，就覺得好吃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不喝這個，叫他再開一瓶波得罷。」細崽聽見，連忙去開了一瓶舀上。寶玉道：「這黑色的倒像是一碗藥，堆起了那許多沫子，怎麼喝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你沫喝下去，就是那沫好呢。」寶玉輕輕呷了一口，只咽了一半，那一半連忙吐了道：「我又不生病，你怎麼給藥我吃。」說的薛蟠大笑起來。寶玉道：「又澀又苦，怎麼不是藥？」薛蟠道：「酸了你說是醋，苦的又是藥！罷，罷！再開幾樣來。叫你評評。」於是又叫開拔蘭地。伯惠道：「不必，罷了，開了不吃，全糟蹋了。叫他拿了一杯來，也是一樣。」薛蟠道，「也好。」於是叫把拔蘭地、威士忌每樣拿一杯來。不一會，細崽用白磁盤托了小小的兩杯酒來。寶玉每呷了一點，皺眉道：「這個喝下去，就像拿小刀子往嗓子裡戳的一般，太狠了。」薛蟠還叫拿酒。寶玉道：「算了罷，我不喝了。」薛蟠也就罷了。

一會吃完了。薛蟠又要去打茶圍，寶玉執意不去，硬拉著上車，同回客棧。伯惠也跟了坐坐。因見寶玉擺著好些書，便道：「好用功。」寶玉道：「也不是用功，不過閑著看看解悶罷了。」說著又拿出兩書來道：「我看了這個，一點也不懂，正要請教。」伯惠看時，卻是一本《電報新編》，笑道：「這是打電報的碼子。」因把電報的情形。逐一告訴了一遍。再看那一本時，卻是一本不完全的《無帥自通英語碌》，說道：「這上頭的序文都沒了。怪不得你不懂。」又把這部書的用處，告訴了。他寶玉道：「孛了這個有甚用處？」伯惠道：「自有用處，懂了他的話，同他們談起來，也便當些。等面上之，把文未孛精了，還可以翻譯他們那有用之書。」寶玉道：「市上有譯好的賣麼？」伯惠道：「有呢。」因見桌上擱著有《時務報》，取過來翻出一頁，指道：「這不是注著譯《泰晤士報》麼？這《泰晤士報》便外國極大的一家報館。你要買譯本，不知要什麼書，也要指出個書賣譯書的，便好去揀著買。」伯惠道：「格致書室，便是專賣譯書的，他那裡多半是製造局譯的書，要賣一兩部，可以去買。若是買了，不如到製造局去買。」薛蟠道：「製造局的書，好像配全了不過五六百弔錢，我曾經配過兩回的。你要，我明兒一早就同你去配一套來。」伯惠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明日是禮拜。」薛蟠道：「那麼就後兒去。但是他那裡可惡得狠，書價不打折扣也罷了，又不肯掛帳，又不用莊票，說是路遠，難得照票去，必得要現錢。你想就是折了洋錢，也好幾百塊，怪重的，怎麼拿法呢？還有一層呢，他還不肯送。這倒罷了！他那裡現成的木工廠，情願花錢，叫他

釘一個木箱子都不肯。你想買了這一大堆子的書，怎麼拿法？」伯惠道：「叫一輛小車，就推了來了，這倒不難。」薛蟠道：「可是呢！我頭一回去買，就是用小車子推的。掛壞了兩本，交不出去，只得又到格致書室去配了。其實格致書室，也貴不了多少。不過就怕他不全罷了。」說著走到自己房裡去。一會過來，交一張票子給伯惠道：「費你心，明兒給我搜羅幾百塊鈔票罷，不然洋錢怪重的，識真怎麼拿法？」伯惠接過一看，是一張八百兩的莊票。伯惠道：「怕沒有那許多呢！」薛蟠道：「你在莊上有便當的最好，不然就往熟朋友地方商量。」伯惠答應了。又談了幾句，就別去。

薛蟠拿出一個金錶，在旁邊扳了一下，放到耳邊去聽。寶玉也聽見丁當丁的響了好聲。薛蟠道：「不覺到了十點三刻鐘了。」說完，才打開來看。寶玉問：「是怎樣的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是打璜表。我這個買了二百塊錢，還算便宜的。」說罷，遞給他看。又扳動機開，打給他聽。寶玉笑道：「這是女人用的東西。」薛蟠道：「想來男子又是個俗物，不配用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女人用的東西。」薛蟠道：「想來男子又是個俗物，不配用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豈不聞『作為奇技淫巧以悅婦人』？可見得惟有婦人方悅奇技淫巧。這個表，不是奇技淫巧之麼？所以說是女人用的。」薛蟠道：「那麼說凡是巧的東西，都是女人用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有個分別，巧而有用的，比方鐘表，何嘗不巧，然而鍾擺在家裡，一家都可以知道時候；表帶在身上，出門、走路也可以知道時候，這就是巧的有用了。至於這個打璜表……」薛蟠搶著道：「他偏不知道時候，何必要打呢？若說聽得遠，只怕一丈以外，就聽不見了。要知道時候呢，打開一看，就知道了，何必要聽。而且有聽著數的工夫早也看完了，何況還有錯數的時候呢。」薛蟠道：「晚上沒燈亮的時候聽聽，不是用處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到了晚上，沒有亮的時候，不是睡覺了麼？還問時候做甚？」薛蟠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明兒還了他，不買這什子了，省得又落你的批評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批評你，只批評那東西。只如街上那些電燈、煤氣燈，照得同白晝一般，那個做法豈不是極巧？然而又極有用，就不能算淫巧。那天我在那洋貨舖子裡，看見一個電燈，像一個筒兒似的，用手一扳，就放及燈籠的亮，在家裡有甚用處呢？這都是奇技淫巧一類，不過哄著娘兒們頑罷了。」薛蟠拍手道：「有用呢！晚上擱在牀上，臭蟲咬時，拿他一照，就照著了。不然等擦洋火點燈，臭蟲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呢。」寶玉不覺笑了道：「用得起麼大的本錢拿臭蟲的人家，也該拾掇得乾乾淨淨，不至有臭蟲的了。」薛蟠站起來說道：「罷，罷！說你不過，不說了。明兒會罷！」說著走了。

這裡寶玉仍舊看書。又到書堆翻出幾部時事書來看了，心裡愈覺得明白。忽聽得薛蟠房裡一陣聲音，卻是留聲機器，唱了一套，又是一套。寶玉聽得不耐煩，便起身要過

去止住他。走到房門口，唯了推門，卻是關著的。退了回來，聽他又唱了許久，更耐不住，便走了過去，扣了兩下門。薛蟠問：「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薛蟠開了門，道：「還沒睡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叫你這東西鬧的的怎麼睡得著？」薛蟠道：「我也是睡不著，所以才拿這個來頑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讓寶玉進來坐下。寶玉便伸手去按那留聲機器。薛蟠忙道：「快別動，別動！我來收了。」說著把機關一拔，馬上住了。寶玉抬頭看鐘時，已是一點半。因說道：「這時候，隔壁屋裡的人，早都睡了，你卻開了這東西，吵得人家睡不著。人家雖不說話，心裡恨的不知怎樣呢！」薛蟠笑道：「哈哈，奇極了，你又談起世故來了。」寶玉也笑道：「我這並不是世故，不過是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』的意思。譬如你正在這裡睡覺，隔壁的人，也開了這個，吱吱喳喳的鬧個不了，你恨不恨呢？」薛蟠道：「這個只怕只有你是這種脾氣。」薛蟠道：「別說了，我渴得狠！前兒把洋油爐子送到你屋裡去，你叫焙茗拿了過來罷！」寶玉道：「什麼時候，他早睡了，有叫醒他的工夫，自己早拿過來了。」薛蟠道：「罷，罷！又詘究恤下情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過去拿了來，自己燉開水。

寶玉也不等喝茶，別了過來，略睡一睡，早天亮了。披衣起來，梳洗過了。卻不見薛蟠起來，只聽得有人叩薛蟠房門，外面茶房答應道：「還沒起來呢，放在這裡罷！」寶玉以為是伯惠，出來看時，卻是送的。寶玉叫住了，看他手中所拿的報，每樣揀了一張，交代他天天照樣送來。送報的答應去了。寶玉便逐張細看。直等吃過午飯一點多鐘，薛蟠才起來，匆匆的便出去了。這一天竟沒有回來。寶玉也不理會，只是惦記著明日買書的事。

言一夜也不見薛蟠消息，直過了一夜，次日天明後，方見薛蟠跑了來，道：「伯惠來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沒有。」薛蟠取表一看，道：「才七點鐘，他就要來了。」說聲未絕，只見伯惠走來。薛蟠道：「好，走罷！」拉了寶玉就走。

不知他要拉寶玉到那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